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

明 李夢陽 撰

狀疏

代劾宦官狀疏

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

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
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
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
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邱聚等置
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
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嬖褻無
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

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
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
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
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
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
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
也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
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

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附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

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
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
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
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
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
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
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
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

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

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䟽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䟽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而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
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
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
諸閹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徙諸公乃
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
榮頸有鐵裏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
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

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
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
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餓
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
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
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
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

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
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
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疊疊訾訾
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為戶部郎
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先
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奔獸
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

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土著者豪羣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太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藉其蔭庇今淮陽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

飢石之儲一旦累貲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
摩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
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
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
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
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
窩逐汙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

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
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
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敗亂
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大捕則
匿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煎擔載營販者不可勝
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但亡
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丁竈盜食原
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蚩緣設責督稍嚴又牽花戶均

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祖宗之法欲復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剝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號阻遏國利讐言怨小民動搖朝廷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退直自保是損先帝聖德阻格陛下新令也夫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羣

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昔商君將為政於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故曰法行自近始陛下甘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獨忍於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提舉等非坐闢葺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汙穢之地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

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
慮汙道之以汙則亦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
史巡行意在糾惡興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
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
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
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唐
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
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

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其實跡以聞聖德美意雷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

德六年六月臣奉敕諭巡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即蒙有司申達而展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申潘應高等民婦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馭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

覈實寢戒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開坐上請伏乞俯納敕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俗以淑人心干冒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十

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衣姑
徐氏久風癰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竭力孝
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十
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子投
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起背中
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十

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八歲
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劉
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年二
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六年志
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
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

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

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
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污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
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戡其胷而
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

亦提學
時撰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
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帝優容不

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聖旨奪官逐臣尋又羅織械
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慙固諧時
俗擯斥邱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殛元惡起用無罪
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楊
再華曝鱗復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
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
綿弱飲食素少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
服吐痰頭暈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交便血

疾作用心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
臣雖扶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
循歲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鰥厥職而妨賢路
也伏望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能
提學江西學校庶臣免鰥曠之誚

空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驂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蕭日昕

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
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
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
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
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
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
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
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
遐睎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
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
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軌為寧

椿戶草門翰筭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
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
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
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
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
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
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
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
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
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
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
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飢者寧耶川者陸耶嗟
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
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
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

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窕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
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
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絙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
清路靈靄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既
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驟文魚龍翼
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
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兮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
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

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
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歎曰是
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
顯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啟遐詔來必有闡名撫
實於是葺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
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
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
知之過之歎以悲嘗者問之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

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面赤者車將過而轅為之回也
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
墟蓋數謁比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
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
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
是時暇戚䟽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

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鸚鵡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

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
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辭三
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
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
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
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

君各乘兮兩螭分前導兮四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留
兮歟若逝執天枰兮震河鼓靈裊裊兮疇怨苦林冥冥

兮嶮艱驚風兮河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滂沱

右迎神

魏顙兮廣顙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
懼按長鈇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曰窈
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醕琴瑟絙兮萬舞優有聞兮太息
祝申申兮告子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邁凶嚙杳兮綽
約庸之弗疑兮謂為哲邦殄瘁兮后隕顙二代墟兮心
勞煎

右降神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劒兮
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雙凌倒景兮幹陰陽五風兮十
雨福我氓兮有稌有黍

右送神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
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

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為祠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

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
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
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
遊三年間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
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

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
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
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
峻絕而當時不以為教苦約而天下不以為矯故過其
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
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
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
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

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污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

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
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
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
祠之餘材材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
君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
十年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

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
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噏而公前巡撫河南
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
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白少
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
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跂
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
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
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
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
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餘年矣正德十
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
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
周垣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歔
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

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
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
扶歆植頽起圯新而繪墍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
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元
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
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
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

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
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
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
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
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
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
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

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
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
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
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
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歔而
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
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
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

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
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
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
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虺虺日月易舍蠢爾乃賊乃
興國邑之亂之訏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
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然游
刃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
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

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
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
荏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
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
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徃若來即而
罔見跂望漣沍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成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之

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
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非
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易曰何
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曰田若
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無以物聖人非養
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
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
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奸壽康安

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有積書之院祭養之田又以異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敢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子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

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
有司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
聚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
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偽行欺世而
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干譽而不可使天下
無仗義之稱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
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亶亶言變通與詩曰
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

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提學副使歷城
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察則信州汪公大
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
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
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
之矣

鄆陵縣城碑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

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
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道道
翼翼濯濯下壑上削晝道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
吏乃鈎外姦潛奪內犬靡貼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
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
登登四閭搏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經紀厥
知縣章為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觀者歎跡聆
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

隍垣鑿池凸汙穢黃蒿徑蹊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
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絃擗甲者蓋數十萬
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鄆鄆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
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
而歎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
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
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
人必以為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為弗已忸也誠弗已

也即以爲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魔裘誚孔聖賢且爾況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鄢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茶上而省若臬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鄢奚以茶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鄢及城事興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

末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
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
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
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
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
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
令哉章或曰鄢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
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

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鄔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鄔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鄔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鄔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日土城者是也宋亡

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內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
汴駐焉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填實
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
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
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
調五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
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
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

而歎曰諺有之曰此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勅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罔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饑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

若古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碍帑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益兵城之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動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寇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獎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維工傭稱事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堊木石樵炭膠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

勞一門既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
匪紓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剝蝕植頽築虛凸
凹完齧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堅者
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楣鐵
樞虹梁臥衝隍塹縈輪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
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
充實旌櫜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
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

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
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
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
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拳
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
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歎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局
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陴之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
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

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僉議伐石為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治也内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

扞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
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者
本末外內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左
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顏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李子
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文也願

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以情別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消之理也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

乃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淆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緣情者也今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淆故官初弗專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患數代今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專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繁句稽民必大擾擾則妄指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潛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間久者間病者歸去者幸

來者效是軍也不終消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來誠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彼間吾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碑也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往者也勸來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鑒戒易昭此所謂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密而寬而不之能為者此則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

三年案牘蓋二十倍于前然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
便顏君前在茲亦理淆之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
名籍載之下方矣

空同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

東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忠
定汝愚其弟汝覲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之而
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存忠定
之以讒死也朱子實即其堂注離騷經云宋亡書院為

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謝公有記迄
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崑山沈時又取
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兵屯餘干而其堂
為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履書院址懷顧會江
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
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
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徙中峰
中峰妥而結有龍池焉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

冠丈中峰地東西得二十八丈南北七大中構堂五間
南向以祠而堂之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
廊號房以處講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石叅
政董公金五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
院成而議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
蓋書院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亂
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
也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

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不
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人焉以為
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有趙氏
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曰朴聞之
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今之祠忠定
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弟汝靚西向曹無妄建東
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靚雙峰魯次建胡敬
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子崇憲元裕姪中行

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乎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斯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縣冠請文於子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弼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

死悲夫曹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無妄因稱
無妄先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為本嘗作春秋尚
書論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雙峰
魯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
五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庸
學十二圖張氏西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氏稱
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裏一主
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先人所未發然甘貧力耕孝

母耻言仕進云夫士尚友千古負笈而遊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為之歸而鄉之諸以道鳴者又煥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母曰教化非所行於鄉親義不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也任公名漢今為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董公名朴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右
叅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中
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章曰
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且近市
寺為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陳生以告
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為書院云教

諭黃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為縣書院稱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子曰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陳生求記予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

以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情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絕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通

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
書院地大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碑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二
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
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
邵公為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
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幹陳宓呂

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大凡為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為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為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者是以

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為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為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為之主尊之以為之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

人孰不欲為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於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闕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為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為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

而朱成之也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
亭在白鹿洞廻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巖峭而其上平始
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
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日撼
蝕霜雪西北之颺亭非石為柱易摧也會報有石柱六
臥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

柱面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為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

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
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
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
俟夫能大者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
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蓋知府章亡踰年矣
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為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歛才視化觀
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入其
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
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
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
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於太學少學者
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為養蒙歛才之地
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

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
師歛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子養蒙者也顧月徵其
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
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
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
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
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高皇帝
嘗茲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

嗟而止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學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為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為學毀失亦盡矣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為十二府

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為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
於其城市為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
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
社學一十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
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
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
內外布散而相錯余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
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

使民以是為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為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于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之為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公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
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於是
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履石而
上別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
之劉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
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於其
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子今乃知釣

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斂志沾沾而聽睥睨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舖而渴俟之醑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蹢蹢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為苦邪樂邪衆皆感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壑明月為鉤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鼈暮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

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彛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

為崑崙丈絲為寬寸鉤為月溪壑為四海鰕鮓為鼇鯨
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
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為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勅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撫蹟考
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勃焉若有興也乃猶
懼遺棄之於是以嘗提學江西者姓名籍銜刻之碑立
諸分司廳左邇予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明受命諸府

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之提調之官諸
監察巡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鮮而姦滋乃始設
提學官巡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貞也則官之按察之
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勅謂弗專也則勅監察巡守者勿
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扑提調者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
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政不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
乃其身不足以端本約不足以範俗嚴不足畏仁不足
愛有不足倚黜不足懲進不足勸公不足服明不足別

迂腐失名實言貌亂厥真則是官也特贅焉爾矣傳曰
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
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
順七年則又設之至於今不裁前賊瑾之亂嘗議裁是
官矣不可而裁其勅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瑾誅諸制
復故會某以擯斥搜拔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於已又
懼或失名實亂真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惕若
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撫其人

考效故昔冀寡過焉爾卒勃焉若有興者今既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也可矣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

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為廟為堂為齋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

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子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
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土
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
相當即不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逖者也即中科
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邇其供膳積費
不償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
亦利爾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

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為是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不可畏哉予既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其土俗於碑俾遊於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為有官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為賈母混處以禍吾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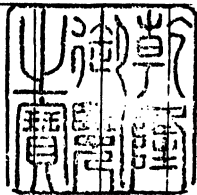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頭

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繾綣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屨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

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爰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

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
言哉



空同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驥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蕭日昕

欽定四庫全書

空同集卷四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
修撰康長公墓碑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
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
并稱為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采其事

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行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

次曰年次曰禋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
中子會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
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
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禋為監副已知侍郎有
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
千金錙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
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

葬於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睿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祗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廼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塋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

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
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
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
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
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
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
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嶢
嶢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污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

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
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
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
於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
京生有言孰易如韋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
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
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
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

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
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菴
已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
試會陞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
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
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塋於紙坊原之
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
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

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
聞人豪于闕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
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
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
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餽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
雖然吾無面見吾祖於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
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
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

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
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
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舖
勲而吸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哀之
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淩駕時輩亦謂之振
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
足道哉其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
嗚呼遐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於孫子少卿

明禋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
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
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
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魏爵而
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
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
木膴膴蕃蕃岐渭盤馬平陽宅厥土太安人祔之是曰
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月
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宣德甲
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十有五
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娶尚氏女子
一人嫁為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
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

御史葬處朴指曰父塋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
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黜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
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益罹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
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
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
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
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

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他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宏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

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閔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邱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

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
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
豈苟然者邪然余徃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
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為善而無報夫孟子不
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
非哉

武鄉縣武君墓碑

武君者武鄉縣人也諱彪字勢雄生二男子長曰威次

曰盛弘治間武威為扶溝丞三年忽心動即日趣治裝歸歸逾月喪其母逾年又喪其父即武君也縣喪祭故鮮禮而扶溝丞塋祭其父母則以禮含歛作木主起祠屋咸創自丞丞又來乞表其父墓余曰嗟乎武君余聞其人蓋任俠者云成化間武鄉丞張翔扑殺豪吏王禰而禰父輒呼其家衆圍官寺將禽翔是夜翔縋城出匿武君家在城西十里段村王禰家衆即又圍武君家武君於是勒其子弟若鄉少年盡死與王禰家衆敵諭以

禍福卒解翔難及後翔以他事免而武君輒又率其數騎送出境以還張翔謂人曰生我者武彪也而晉土故堅勁民豪觀史稱蓋聶代諸白是已今有武君然武君不專以力豪而喜下賢士夫又曾為繕梁除道建塾敷事而縣俗故苦嗇其畎畝人有老死不紵葛衣紈阿者并不見諸純麗物武君則創導之桑使務紡績今稍稍成效矣前郭解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嘉焉及若孝弟事未著也武君其父病嘗糞糞苦武君

喜父病乃尋愈武君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弘治
壬戌正月十二日年八十歲娶李氏舉人李森女長君
六歲先二年卒有孫男子六人云扶溝丞曰我先世太
谷人諱建沁州知州始徙武鄉諱祥縣務都監官諱從
義山北廉訪司知事諱季良輝州學教授至國朝有諱
炳文者為縣主簿於武君為高祖

太康縣安氏塋碑

太康縣西岡曰侯陵而安氏塋焉蓋塋者五世矣塋西

南塋亦安氏二邱前並七邱後纍纍斜然迷莫知誰墓
而今塋四凸而中凹如掌形一世益于安為高祖益生
二子曰居曰全葬之左居三子曰泰曰康曰庠全二子
曰慶曰庸葬之右泰子曰柱曰杞康子曰盤曰止曰吉
庠子曰樞曰棠慶子曰和葬左前柱子曰清曰深曰浩
杞子曰洪止子曰仁曰憫樞子曰鑰塋右前吉子曰行
又稍前而安之繇也則自丁氏丁氏者益母也丁氏兄
為元平章官元亂平章官提兵過太康乃挈其妹甥北

而丁氏中流矢道死而平章官乃獨挈其甥北已而舅甥復相失而益自轉徙於長子因娶長子張氏亂定夫婦歸乃始鋤荆榛誅茅藺婦墓邱創室廬亦難矣李子曰今之葬蓋專言地理家云質體魄徼利福計枯腐饕潤澤君子蓋羞稱焉然中古以來顧率尚之今號稱賢豪人亦往往談青烏信眠牛而望氣者言陟侯陵望安氏塋逆推其必盛今考其一世一人二世二人三世五人四世一十二人五世二十二人六世二十八人貴而

知州者一人康是已推官者一人吉是已進士知縣者一人仁是已壽而官者一人棠是已義而官者二人國子生者一人縣學生者三人王官者二人吏而未官者三人賢而篤行者世有之揆其言不虛矣而予則謂人道邇天道遠向使安氏族大而橫富而違禮貴而怙勢譬之本根既撥枝葉必萎即令莖者乘生氣據王相陽來陰受支就干合未必盛若是而今人靡察顧時時覓勝地擇利穴冀發其子孫斯何異於弗耕而餒曰天也

豈不悖哉左生則又謂子曰行盖有二男子云長曰邦
次曰都峩冠拖紳安門之封胡于今塋樹柏千建堂豎
門翼之以屋覆碑以亭爰成父志李子曰甚哉人道之
邇也今觀侯陵安遠而彌繁盛而彌賢淪淪乎猶朱陳
王謝焉是果地里使之然否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安氏之謂矣予既為之碑復系之銘銘曰於維安氏
肇自武威漢有安成厥宗用輝燾英惇傑施及牧丙靖
寇康國南土是屏喪亂中蝕胥淪胥遷碩果不食太康

僅延於昭爾祖童年禍嬰舅挈之北母隕于兵艱難化
離危而竟立生還沒寧嗣衍族集苞桑既固爪爬聿馨
有媛者女待召掖庭暴殂帝驚歸骸特錫綵帛黃金傳
馬有駒廼有推官敬刑明寃實發我祥奕奕言言邑尹
罔究予也實惜策名馳譽孰云匪積雖有弗顯咸敕廼
躬氣滋木茂土腴禾豐種木維蔭種禾維飽勤力者獲
勤德者報彼曰行者于義彌敦約已厚施爰穆羣昆二
子章甫如璵如璠履美紉芳孝敬靡諉墓門式啓堂廂

翼翼列柏翁舊井逕修直禴蒸是歸族姓攸聚蹒蹒濟濟威儀孔度牛羊載陳壘筓苾芬來歆來格僂如有聞里人用欽爰効爰則邱木勿翦過墓者軾

真樂翁墓碑

真樂翁者南宮縣人也字楨夫名翰姓劉氏生正統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九歲業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濂者舉進士知杞縣徵為御史過大梁見空同子述翁之行已而泣

而請所弗朽焉于是空同子始知南宮有是翁也夫世
嘗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遼之域奇絕之山汪
瀆之川靈異之木詭怪之石耳目未之聞見載籍未之
紀記文史未之稱述聞焉竟無聞者舉天地間豈少哉
而穎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毛苟殊于其類一為人
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
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發青
雲之歎而重傷泥途之難也夫真樂翁者固淳行力道

之偉夫也進取志厄功名不著於春秋乃竟蕪沒草莽
畎畝間以死使非其孫顯而亟揄揚之斯與遼遼之山
川木石異邪翁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
其家事翁事之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為至者以
其母繼也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
貧尚儉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
會意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而不
行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

自稱真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義義故亮
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暴者
沮柔者恃而出也羣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是皆偉人
之行也非一珍一寶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倫也然鄉
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焉矣出不之
同者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媒幽貞之士鮮
驥尾之求故也故予于真樂翁有重歎焉歎者何也悼
賢之無聞而慨善之易泯又悲幸也邑之長老曰翁二

子曰錫曰鎧錫為知縣六孫曰濂曰河曰濤曰沔曰藻
曰渚濂為御史不可謂無聞得空同子譔述不可謂泯
王村之塋翁無心而獲地不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
易之視履考祥驗邪即詩之日監在茲者邪不幸於人
而幸之天無聞于身而聞之子若孫遂以之不泯所謂
積善餘慶者邪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莊子世居西岡曰

張大公者國初自懇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普普娶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為縣學生力行有聞於是徙杞之草營居而以懇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歲耳奉遺言權厝其父母喪於郭西公既孤微然有姨之夫五咸富盛招之使營生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橫者欺公少而貧而侵并其懇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言則阱之公聞之怒直於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弱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

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十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
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間者計其入反倍於他由是富盛
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又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杞還
西岡單馬袖鐵尺望見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齧人
公立馬上瞪久之下棄馬杖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
奮鬣揚蹄張口來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
上馬不顧而去東地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
或幸之曰雲莊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

其堆多則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
堆已堆則標之幟又令紉其秸固稻崇土上人衆而力
齊卒免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而盛
乃於是時大治屋廬于西岡歸睢曠斥墟莽數盜公之
室垣塹重邃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無伏梁遺縑之
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室造土車
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端略如水車
戽之義齊而均無憂于惰勤其糶倉穀日入錢緡竟無

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予第令一僕主其
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緡頭封識其姓名有
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才顯晦隨遇即有豪雄
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則桑間止于餓夫胯下終
于寒士雖肩輿負勇登壇效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
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橫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
王庭宜絕於漠南顧歿齒草野卧煙霞獵鹿豕終焉悲
夫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

揮使銜雖出入騶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財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塋令孤城始相地地主曰畝四十金公即與四十金既葬構室固墉森森柏松白燕巢其墓廬嘗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直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過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已而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繼焉

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羊酒花紅勞公於杞奉詔遵例建坊于巷間移文曰仗義竭忠父子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之智固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如京公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歎曰先民有言富者怨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況他哉況他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有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饑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

之撫按官以聞奉詔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
撫按官奏聞自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
五百請授文職行將復沐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
表義之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
善已裕後不可以為世法乎李子曰仁患其弗義義患
其弗勇勇患其弗智智患其弗才今以雲莊子所事觀
之果何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
始彰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非盡拙

時有利鈍然也今觀雲莊子之才智強力不謂之勇邪
不義邪仁邪而埋耀草莽竟不一試于世此非時使之
邪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配楊氏淑
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希仁國子生次希
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長適孫懷經次王洪
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政縣學生次康昂醫官
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子生衍祚女五長適劉喬
松縣學生次周世子妃次孫燦次王震亨縣學生次聘

許繁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訃聞悼焉遣官如杞祭是
年四月十五日葬公令孤城從父兆也嘉靖八年冬李
子作文樹碑

權博施墓碑

權濟字博施澄城縣人也其墓在縣城西十里段莊社
權君蓋有男女各三男曰惟均曰惟平曰惟城監生也
女之壻曰雷頂曰許世昌曰楊復性嘉靖四年許君以
知縣陞開封府通判是時權君沒而塋者三年矣許君

見李子請曰嗟舅氏窳銘矣而墓未表也敢請於執事者李子曰夫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風天下也何也人無有不激之而興者也故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許君曰嗟舅氏厥行足揚之矣足勸之矣足以勵生而警後足以式之鄉風之國天下矣敢以表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厥行云何許君曰舅力稼穡志孝友體無踰服口鮮過味聚而能散有而不居

李子曰是勤敬儉義人也表哉許君曰舅宗族睦閭黨
愛僮僕惠飲必醉醉不亂召必徃徃必先來必留留必
款李子曰是和易平實之倫也表哉許君曰舅嘗授散
官矣不冠不帶也曰吾野服逍遙人也嘗賓之鄉飲矣
舅不之赴也曰吾何行而賓于鄉李子聞之乃驚曰是
高人也夫自世教之衰也聞假衣冠以銜俗者矣不聞
其不冠不帶也聞求賓飲以欺時者矣不聞其賓之而
不赴也是二者人之高也表哉夫人之好惡未有不同

者也不揚不激不激不興不興不勸自是權氏子孫不
有念其先者乎生者不愧于死者乎鄉之人不有慕之
而效者乎是誰勸之也故曰表死以勸生也表先勸後
也表之鄉勸鄉也自是風之國風之天下不有勤敬儉
義者乎和易平實者乎又不有不銜俗不欺時者乎未
必非權氏之功也按權氏世居澄城趙宋時有為元帥
者傳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生允中允中生士賢士
賢生宗仁宗仁生定定生濟也濟娶楊氏克相其夫成

厥行合葬於斯墓墓表其大者他見于銘志者不表

勅賜愍節祠碑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
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
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
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葬樹石
表間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
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

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閹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脗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

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
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
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
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
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
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為之惛將釋而用之侯
不屈以刃挿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
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

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

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
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
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
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
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耻
則不勇於是醜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鯢威而
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
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

上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廿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十並返荆軻山而葬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

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能
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
秋霜皎為日星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覲其
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
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
毛惟嶽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
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
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刃頸可斷不斷者心

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颺憤為之霽上帝是訴羣
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
憐悼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
粢威儀儼嚴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戶風泠泠
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空同集卷四十三